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第53期（民國95年9月），227-233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一個在革命中國的美國編輯

Neil L O'Brien, *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: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/Monthly Review.* London: Routledge, 2003. xii + 324 pp.

王成勉*

中國內戰前後的歷史，曾長時期缺乏史料，因此美國學界相當仰賴內戰期間美國新聞工作者的報導。一方面這是當時的目擊者所寫下的記載，另一方面是他們寫作數量眾多，報導含括到各個層面，提供豐富的訊息。同時，美國新聞工作者有機會接觸到高層人物，又標榜公正與客觀，所以他們的作品一直是美國學界非常重視的史料。當然，這些新聞工作者文字的犀利、流暢與可讀性高，也的確吸引了英語世界的讀者，如 Edgar Snow、Theodore White、Jack Belden 等人的作品長期出現在學者專著的書目之中。[1]而後，這些新聞工作者也成爲研究的對象，有幾本書就是來寫作或探討他們的生平。[2]

*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

1 如 Jack Belden, *China Shakes the World* (New York: Harper, 1949); Theodore Harold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, *Thunder out of China* (New York: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, 1946); Edgar Snow, *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, 1936-1945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7).

2 在1982年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 Stephen R. MacKinnon 舉辦一場中國戰時報導的會議，邀請學界與1940年代在華的記者對話，後來將當時的會議紀錄整理和另外邀稿，出版爲專書。Stephen R.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, eds., *China Reporting: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's and 1940's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7) 。此外還有好幾本專書，如 John Maxwell Hamilton, *Edgar Snow: A Biography* 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8); Janice R. MacKinnon and Stephen R. MacKinnon, *Agnes Smedley: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8); John

這本書《一個在革命中國的美國編輯：鮑威爾與中國每週評論》(*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: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/Monthly Review*)以上海發行的一份英文刊物《中國每週評論》(*China Weekly Review)*爲研究對象，探討其主編在中國內戰與韓戰時期的報導與編輯政策。[3]該份刊物原爲 John Benjamin Powell 所經營，但在 1941 年 12 月爲日人封閉。戰後其子 John William Powell 於 1945 年 12 月將這份刊物復刊，繼任爲主編。從此時起到 1953 年 7 月停刊爲止，經歷了國共內戰與韓戰，不但是當時中國大陸最後存在的一份美國人所辦的英文刊物，更有許多引起爭議的報導，尤其在韓戰時報導美國採用細菌戰，並批評美國外交政策，甚至被北韓用來對美國戰俘進行政治宣傳，致使主編等人在 1953 年停刊後回美被檢察官起訴，成爲轟動一時的新聞。

本書作者試圖將這一份刊物放在「失去機會」的論述架構中來探討。美國學界對中美關係有一派說法，認爲美國之所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年不相往來，主要是在 1949 年時，美國忽視了中共願意建交的意圖。由於美國對於中共的誤解，再加上國內的政治因素，使得當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(John Leighton Stuart)沒有前往北平，失去建交的機會，一直到 1970 年代末期，雙方關係才開始「正常化」。[4]在本書作者眼中，這份於上海出刊的英文雜誌，代表真正瞭解中國情況、認識到中美雙方共同的利益、堅持理想與報導原則

Roderick, *Covering China: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Reporter from Revolutionary Days to the Deng Era* (Chicago: Imprint Publications, 1993); Peter Rand, *China Hands: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* (New York: Simon & Schuster, 1995); S. Bernard Thomas, *Season of High Adventure: Edgar Snow in China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6).

3 該份刊物最早名稱爲 *Review of the Far East*，係 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 所創辦，中文名爲《密勒氏評論報》（週刊），其後數度更名與易手。到 John B. Powell 手上時，改名爲 *China Weekly Review*《中國每週評論》。其子 John William Powell 在二戰結束後復刊，繼續每週出刊，到1950年9月改爲月刊，一直發行至1953年7月。

4 近年來美國學界也有另外一股反對「失去機會」的主張。他們認爲事實上中共與美國之間根本「沒有機會」。因爲從中共在內戰末期的立場、宣傳，中共與蘇聯的關係，以及中共黨內的意識形態等因素，中共不可能與美國在1949年建交。本書作者在文獻回顧時，曾介紹有關這兩種說法的英文作品。見頁5-14。

的新聞媒體。作者在本書的結論中表示，從 1970 年代「正常化」的發展來看，John William Powell 和他的《中國每週評論》並沒有錯，只是他的期望沒有更早發生而已。

本書從前言到結論共分十二章，其實可以簡化成四部份，即是對國民政府的失望、上海陷落前的態度、中共佔領後的適應，以及關於韓戰的報導與爭議。第一部份是從 1945 年 12 月該份刊物復刊開始，一直到 1948 年爲止。此階段的初期，正值美國特使馬歇爾(George C. Marshall, 1880-1959)來華展開調處內戰，曾有短暫的停戰與和平景象。但是隨著和談失敗，從二二八到學生反戰運動、政府的鎮壓、通貨膨脹等，使得《中國每週評論》對國民政府有愈來愈多的批評，也對國民政府失去寄望。該刊物態度的轉變，也反映在其批評美國在南亞與東南亞的外交方面。John William Powell 起先是贊同美國的漸進與協調的方式，解決亞洲過去被殖民的國家，但是隨著新殖民政權(neo-colonial regimes)的腐化、老朽與不能代表人民，他轉變成主張支持本地的解放鬥爭，並反對美國杜魯門主義的圍堵政策。因爲如此一來，美國與荷蘭、法國等殖民國家妥協，而忽略了被殖民國家當地的人民訴求。在此部份中值得一提的，就是 John William Powell 在 1947 年 3 月曾潛入台灣九天，將其親眼所見二二八後的鎮壓情況加以報導，這是唯一的英文媒體實地採訪和報導，所以廣爲其他美國媒體所採用。

上海係在 1949 年 5 月下旬爲中共所佔領。本書的第二部份，就是討論佔領前 John William Powell 和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報導。在共軍到達上海之前，《中國每週評論》就對中共與美國交往的前景抱持樂觀的態度。在其報導中可看出幾點理由：其一，中共在經濟上需要美國的資本與技術；其二，蘇聯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源來支持中國的經濟重建，而且有專家表示，中共日後會走自己的道路；其三，中共在 1948 年曾指示幹部不侵犯外人、外產、外貿，並允許外人在中共佔領區做生意，同時要給予應有的保護（頁 77）。另外，遲至 1949 年 4 月，中共官員還曾與美國駐華官員就外貿事宜接觸過(頁 108)。

Powell 因此鼓吹美國經濟合作署對中共的經援、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人員不用撤走，並停止對國民政府所有的軍援（頁 95、103）。本書作者對於這刊物的觀點與做法是採取肯定的看法，他認爲《中國每週評論》既不天真，也非過分樂觀。因爲 Powell 和《中國每週評論》試圖藉由向中共建議，利用美國技術與財務的優勢，藉由增進繼續貿易、建交與對美國商人的友誼，把中美關係導向一個正常與不對抗的道路（頁 117）。

第三部份是討論《中國每週評論》在中共佔領下的適應。中共在 1949 年 1 月就規定外國媒體與記者不可對外報導新聞和使用電訊，要求佔領區內的外國報刊向其登記，並將過去一年的出版物送審。有鑑於此，Powell 在中共來到之前就決定採取部份妥協的措施：在報導中減弱批評性、加強建設性，並且注意報導的確實性（頁 113）。而中共軍隊一入上海，三家在上海外人所辦的報刊即先後遇到困難。《字林西報》(*North China Daily News*)因爲報導國民政府在吳淞口佈雷，而被逼承認在散佈謠言，並刊登公開道歉文；另外《大美晚報》(*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*)的主編則爲關報及員工遣散費的爭執，被限制在他的報社。而 Powell 則是在《中國每週評論》刊載其居住大樓仍有國民政府軍隊抵抗三天，與中共宣傳的和平解放相違，也要公開致歉。不久，其他外人刊物先後關閉，《中國每週評論》成爲唯一外人在上海出版的媒體。此時 Powell 將自己的刊物定位爲中西方相互溝通的橋樑。對於中共「新聞總署」在 1950 年 2 月成立後，開始加強控制媒體，隨後發佈「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規定」，[5]這些要求都被《中國每週評論》所遵守，在後來三年也多報導中國大陸的建設和生產。另一方面，一直到韓戰前，Powell 也把握每一個機會，敦促美國承認中共。

第四部份爲韓戰時期的報導。此時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報導有三類，最主要是依據中共「新聞總署」的規定，介紹大陸各方面積極地改變；其次是

[5] 其中有四項規定：用首要篇幅來報導生產勞動、主編領導制、建立通訊員網與讀報組、建設性的批評等。

報導韓戰美國戰俘的消息，包括他們的厭戰、證實聯軍的暴行，以及戰俘營內的反戰活動與受到善待；到後來最引起爭議的就是報導美國採用細菌戰的消息。後兩者在國際間造成很大的轟動，一方面是美國堅持其沒有採用細菌戰，另一方面是《中國每週評論》被共方用來對美軍戰俘洗腦，這使得 Powell 在 1953 年返美時遭到批評與起訴。但是美國司法部卻遭遇到起訴 Powell 的困難，如果用叛國罪來起訴，則需要有特定的罪行與兩個證人，如用煽動罪，則散佈虛假言論來幫助敵人的行為需要發生在美國或其領海區域。在兩者均有困難的情況下，後來檢察官用叛國罪起訴，但是由於美國政府不願在法庭開放其生化武器研究的秘密，加上檢察官無法自大陸取得兩位證人，最後只得放棄這項起訴。

這本書對於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來說，並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因為許多美國新聞記者在此時的態度與類似的言論，可以從其他報刊看到。但是過去卻很少學者注意到中共在立國之初，如何來要求與控制媒體。透過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案例，間接透露了中共在內戰末期以迄韓戰時對於新聞媒體的態度，以及如何漸進地加強要求。較為外界所不得而知的，就是國民政府自 1949 年 6 月起對上海口岸封鎖的效果，根據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報導，這項封鎖不但對於上海的經貿與勞工生活影響甚大，也造成中共在對美與對外關係上的變化。

本書原為作者在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 2001 年的博士論文，隨後便交由出版社出版，出版時仍是論文形式，並沒有做多大的修改，因此整本書顯得相當粗糙，無論在格式、標點符號與文字細節上屢屢出現不一致與錯誤的地方，在年份、人名與機構名稱上，也一再出現明顯的謬誤。如查良鑑的名字先被誤拼成 Zhang Liangjia（頁 58），而在次頁被寫成 L. C. Zha；政治協商會議多數用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，但亦有寫成 People's Consultative Conference（頁 29）；黃炎培被拼成 Huang Yebei（頁 25）；將徐蚌會戰徐州陷落的時間寫成 1949 年 12 月 15 日（頁 75）。很少學術性的

出版品會有這麼多的錯誤。

然而本書真正的問題還不是格式與寫作規範的毛病，而是作者不懂中文，無法利用任何中文史料，再加上英文作品閱讀得不夠全面，故在呈現《中國每週評論》與中國環境的互動性上，缺乏深度與批判性。通篇以敘述為主，往往只能就《中國每週評論》所報導的內容做分析，接受其論述與立場。到底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內容是否正確，該刊對時事的了解及論述有無問題，未見作者加以檢討。在敘述的過程中，既無橫向的比較，又無足夠學術著作做驗證，最後自然也無法做出任何有力或宏觀的結論。嚴格來說，這本書僅是分時期來介紹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發展，沒有什麼立論可言。

由於作者對於中國史與國共內戰背景所知有限，使得書中出現許多可議之處。舉例來說，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投稿者有許多為中國文人與民主同盟的人士，但是民主同盟的立場，以及其對於時事的看法，過去在中文研究中已經有相當的討論。不但民主同盟缺乏群眾的實力，其政治理想亦有很多不切實際的地方，尤其部份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士與中共保持密切的關係。其實刊物主編 Powell 大量刊用民主同盟的人士的稿件，且在刊物中支持民主同盟的見解與立場，就已經顯示該主編對中國的了解與立場並不公允和平衡。例如 Powell 對於中國的自由派人士之間的分裂、猜疑與派系感到失望。他認為中國廣大民眾已經準備好，也願意支持一個真正民主的政黨，因此呼籲所有第三黨派人士協調起來，採共同策略來爭取權力（頁 28-29）。其實當時民主在中國根本沒有確立，一般民眾也缺乏足夠的認識，更遑論會支持第三黨派？而第三黨派也絕無法結合成第三黨，以發揮力量，制衡國共。但是本書作者既不能指出該刊物稿源的問題，又對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言論毫無保留地接受，自然顯得非常欠缺批判性。

其實有關中共的佔領與初期的統治，也並非無其他當時的英文記載與著作，甚至有相當批評的觀點。就如《中國每週評論》所在地的上海，當時還有一些西方的外交官也留在那裡，他們也將自己的觀察與了解加以記錄。像

是當時義大利駐上海的總領事 Paolo Alberto Rossi(1948-1952)，就出版了自己當時的所見所聞，敘述上海被中共佔領之情形。[6]而後 Noel Barber(1909-1988)利用英美駐上海總領事的檔案與日記，論述上海之陷落。[7]這些都對當時的情況提供另一個觀點，也對中共的佔領予以批評，但是卻未見作者利用或討論。

作者在文中也一再過度放大《中國每週評論》的角色。例如中共佔領上海後，並未干涉該刊物的運作，而 Powell 也一直保持編輯權，因此作者推論，《中國每週評論》被中共認爲是符合他們需要的特殊種類。故從中共對待這份刊物的做法可以反映出來，中共意欲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重建貿易關係，以及最後達到官方的外交關係（頁 117-118）。其實中共此時對外關係考慮甚多，牽涉到對蘇關係、國共內戰時的推演、意識形態的考慮等，絕非處理一份外人刊物就可以申論中共的外交政策。

近年來有關國共內戰的英文著作已經愈來愈多，也有一些能根據檔案和中文資料的新進研究成果，來做深入及平衡的論述。這些研究已經拋棄過去一面倒地歌頌中共如何順利作戰與建國，反而指出中共當時在作戰、指揮系統、統合民意上有著諸多問題，能夠順利成功實有很多機運。這方面著作最好的例子就是與此書同年出版的 Odd Arne Westad, *Decisive Encounters: The Chinese Civil War, 1946-1950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3)。假如本書作者能夠加以參照，則不但可以改進對中國內戰的觀點，還可以藉此對 John William Powell 和他的《中國每週評論》做更公允地批評與討論。總之，從《一個在革命中國的美國編輯》來看，國共內戰時期的歷史還有很大研究的空間。當時的外文刊物可以印證與補充對內戰時期的了解，但是若史料不足，很容易產生偏差。

6 Paolo Rossi, *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Shanghai* (Arlington, VA: Twin Circle Publishing Co., 1970).
7 Noel Barber, *The Fall of Shanghai: The Communist Takeover in 1949* (London: MacMillan, 1979).